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總聞卷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十三

經部

詩總聞卷十一

宋 王質 撰

鴻鴈

一章

鴻雁

于飛肅肅其羽

西北鴻雁來正月節此詩當是春來鴻雁初歸故鄉
新樓未定舊跡已湮故曰哀鳴嗷嗷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當是授民以田也最可憐者孤獨鰥寡之人人而重
可哀者鰥寡之人也老而無子尚可養旁親為義子
幼而無父尚可依他族為義父惟老而無妻無復更
娶老而無夫無復更嫁終身永已故可哀也

二章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
究安宅

當是授民以舍也雖勞畢事則歸家自解之辭也

三章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
我宣驕

哲人暢于人情憫我之勞也愚人暗于物理謂我為
民任勞示之以驕將不可令也大率一種無識者謂
百姓不足顧恤顧恤則頑肆惟有事則深懲無事則
勿顧則民知畏而易馭彼以為有術有能而不自知
其真愚也

聞音曰野上與切寡果五切澤徒洛切宅達各
切班氏陳湯傳斬越毒鼓顏氏西域傳作母寡
此作母鼓聲相近夷狄之音不甚諦也此音至
漢猶存至唐已不傳矣鄭氏縫人注引書宅西
曰昧谷作度西曰柳穀陸氏古文宅與度相近
因此而誤此音至漢亦存至唐又不傳也大率
古音漸遠漸轉而況愈遠今併載于此

總聞曰此士大夫將王命而定民所者也三章勅勞皆

士大夫自謂恐難獨以中章為勸民之辭女今雖病勞
終有安居此意甚佳但語勢不爾

庭燎

一章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二章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三章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聞音曰將七羊切艾魚肺切晰之逝切輝許之切

旂渠斤切

總聞曰鄭氏宣王問早晚之辭人君數問夜亦非體此當是執事之人夜未央未艾而聞車音夜鄉晨而見旂色嘆夜漏之未盡而朝臣之已集也所謂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久不接耳目驟以為驚且為喜也恐是殿庭之間宮掖之內執事者相與問答之辭也禮雞人夜

呼旦以驚百官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
朱明衛士起唱所謂雞鳴歌也或是此曹

沔水

一章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二章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

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屈氏步徙倚而遙思怊惝怳而永懷意荒蕩而流蕩
心愁悽而轉悲言不循法度之人而反以我為此流
故懷憂如此鄭氏以起行為妄興師出兵事實既不
然人情亦不爾若此詩人之情喪也

三章

歎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
言其興

陳氏闕沔彼流水云八字亦精考者然不必如此前
二章見隼止沔水之旁後一章見隼循中陵之上當
是中陵與沔水異塗各導所見不必相同也

聞音曰海虎猥切友羽軌切毋滿罪切湯失羊切
行戶郎切

聞跡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毛氏流滿未考

總聞曰當是闕輔諸侯有來朝後時者興下之讒致上
之疑往時固有亂者固有不蹟者今誰念之而効之乎

皆由訛言不懲故懷敬君之心得慢君之咎有此讒也
見順流之水自適之禽而嘆其不如是必其讒已就欲
見而不敢見慮蹈禍也此或為其友愬讒者故曰我友
敬矣讒言其興

鶴鳴

一章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二章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穉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澤玩鶴水玩魚言賢者退處自樂也不惟如此而園
有檀可以為器其墮葉亦可以代薪其穀菜亦可以
為茹山有石亦可以為礪取用何闕所以為樂也

三章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四章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聞音曰野上與切檀徒泣切天淵從今音不必作
鐵因一均詩用天二十三用淵六雖無叶他年
縈年二切既叶亦可吳氏不必從一讀也

聞章曰舊二章今為四章

聞物曰穀菜葉似王瓜實若龍葵今山間多食

總聞曰清修隱逸之士多喜觀鶴亦多喜觀魚列子詹
何莊子惠子之事可見載在傳記及見篇章甚多

祈父

一章

祈父止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此士卒怨將帥之辭也呼之以父而告之以情我于王為爪牙衛國家者也何忍轉我于憂不安其居而無所至怨之辭也

二章

祈父止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三章

祈父止 亶不聰 胡轉予于恤 有母之尸饗

白駒

一章

皎皎白駒 食我場苗 繫之維之 以永今朝 所謂伊人 於焉逍遙

二章

皎皎白駒 食我場藿 繫之維之 以永今夕 所謂伊人 於焉嘉客

三章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此必舊為公侯而今遁山林者也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寄丁寧頌禱之辭愛賢之深也

四章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始猶冀白駒之來可以施謀今不復望知白駒終不出谷也猶欲寄生芻以秣白駒而又恐其人過潔雖芻亦不肯受也今相踈如此不可閱其音而與我絕有相遠之意也蓋欲時通訊問以求善言也

聞音曰夕祥侖切客克各切古客皆讀如恪三恪即三客也孔叢子陳王問太師三恪曰封夏殷之後為二代紹虞帝之胤備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客恪皆同楚辭易林古詩漢歌皆用

此思新齋切

總聞曰此亦在野之賢者尚與世相通欲求道義為師友而所欲挽者又長往而不返者也

黃鳥

一章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

此離散之餘去本邦而寓他土者也借黃鳥為辭無

集我穀無啄我粟留為歸資復見舊族也厭他土而思本邦之辭也

二章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
旋言歸復我諸兄

三章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
旋言歸復我諸父

聞音曰明漠良切兄虛王切父扶雨切

聞訓曰無集于穀楮也不我肯穀善也上穀從木
下穀從米

總聞曰當時為生異方必經多時種木植木已成不復
戀而決舍去者此邦必有所不可留而非得已也

我行其野

一章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

二章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
歸斯復

三章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
祇以異

此以貧欲棄舊婚而以富欲求新匹者也雖成不足

以致富假使有得亦終散而不聚也適足以為怪言
逐夫而適夫豈有此理也此皆壻辭

聞音曰家古胡切菑筆力切異逸織切

聞物曰樗即楮也毛氏他氏皆但謂之惡木不言
何木也樗楮相適今俗傳雖薪亦不堪然皮可
紙實可諫葉可覆麴醬極易長茂遂菑毛鄭
皆云惡菜鄭氏言遂牛蒡菜也郭氏方莖莖長
而銳有穗有花花紫縹鄭氏菑當也爾雅蔓草

也郭氏葛大葉白花赤花為蔓初不言何物本草陳氏引詩言采其葢羊蹄草也許氏以蔓為葛一名薺集韻丁氏薺木槿也引詩頽如薺英雖不引此然今木槿有白紫二種與郭氏正合人雖采但不見食耳當是西北與東南又不同總聞曰觀此詩然後知前詩之所以不可處者也二詩當出一人

斯干

一章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干幹也今言人命上下為支干故下言松竹也凡居向南為正面南山則坐北山也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言面勢物色皆嘉也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言門戶氣象又皆嘉也

二章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然後興功作室也似續生者之室也妣祖死者之室
也死戶向西坐東也生戶向南坐北也死者于此居
處生者于此笑語言各安其所也

三章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自此以下每章結以君子芋有數訓平聲一草盛也

一大也仄聲草名也吳氏所引說文大葉實根駭人
故謂之芎王過切者乃從芎也於文象氣之舒若從
芋當作平聲于文象氣之平雖通用而有異意集韻
撫芋通用荒胡切覆也大也有也用此為的鄭氏改
芋為撫亦不語但不須變字爾去除皆當從平聲

四章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五章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皆生者所享也

六章

下筦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
熊維羆維虺維蛇

居既安則福可致也

七章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鄭氏熊羆在山陽之祥也虺蛇在穴陰之祥也此意甚嘉而未盡凡物不蟄者屬陽蟄者屬陰虎以冬交藉陰以成也蛇以夏交藉陽以成也牀在高陽也而璋以水成濟以陰也地在夏陰也而瓦以火成濟以陽也古人處事制法無不合理無羊之夢亦然魚陰也禾亦陰也魚非水則不生然附日影乃成禾非水則不生然向日色乃成盖同類也故夢魚占豐年旗鳥隼飛者陽類也然寒乃徼旒龜蛇潛者陰類也然

勢乃毒萬物無逃二氣之間故夢旗旒多室家蓋陰陽相交男女乃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八章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室家皆事君王言貴近也

九章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

男子願使為公卿女子乃不願使為后妃惟議酒食所謂中饋也此事多貽父母之憂罕延門戶之福有識士大夫所以不欲也鄭氏儀善也婦人無所專于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此意亦嘉而未盡但不當彰是非之名于外爾

聞音曰苞補擷切茂莫口切好許厚切猶余救切

戶後五切革訖力切正諸盈切簞子禁切今人
猶有此聲吳氏前二章皆用引韻此一章不用
未詳蓋未察此也寢千尋切夢彌登切蛇余支
切瓦危委切議魚羈切

聞章曰舊九章四章七句五章五句今略如舊章
而差移舊句

聞事曰四如言人功之敏也跂敏于足而若有翼
者言如鳥也矢敏于遠而又敏于近棘讀作戟

鳥敏于羽而若有革言若獸也。暈敏于躍而又敏于飛。暈雉也。飛一作蜚。蜚如螟。春秋秋有蜚。總聞曰此士大夫卜地作室者也。以為王者無見無羊。倣此。

無羊

一章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

二章

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
飲于池或寢或訛

三章

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鰽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
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

第五句爾牲則具當移入第七句以薪以蒸下以薪
蒸之葉為牛羊雌雄之食也羊以三數凡三百頭是
羊羣之數牛以十數凡九十頭是牛羣之數三十之

物此也蓋應上數

四章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第二句矜矜兢兢下恐少爾牛來思一句羊小畜矜
矜兢兢羊畏聳貌牛大畜不騫不崩牛堅重貌明兢
兢下不騫上少爾牛一句

五章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

維豐年旒維旃矣室家溱溱

說見斯干

聞音曰牒而純切澌莊立切池唐何切物微律切
今猶有此音雄于陵切孔氏兆如山陵有夫出
征而喪其雄繇辭皆韻又古讀雄與陵為韻詩
正月無羊皆以雄韻陵韻蒸韻又張氏賓爵下
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繇化為熊久血為燐積
灰生蠅或疑張氏王氏古讀熊與雄皆于陵切

張用舊韻也年彌因切

聞章曰舊四章今為五章

聞字曰澌澌銳貌正羊角之狀從角尤佳不從角
亦可說文和也毛氏息也似不必他訓牛安則耳
潤病則耳燥濕濕牛安也毛氏動也訓亦似未
當羊以角言牛以耳言恐是當時降阿飲池皆
為水所沾後世不肯從物情時態推測古人簡
易之意多以造意為能然古字亦通用斯于于

加草亦止是于意戢從水亦止是銳意

總聞曰此詩每章稱爾必雙舉牛羊而此章獨闕牛文勢似不具識者更詳此士大夫檢校產畜料理生業者也喪亂之後零替者多忽然見之人相與生驚故曰誰謂爾無也

詩總聞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十四

經部

詩總聞卷十二

宋 王質 撰

節南山

一章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

師官尹氏也不敢戲談有所畏避也下章皆有不敢之意當是其人雖無可敬而其位貌亦有可憚者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何所用心而不監小人之為惡問之不欲斥言也下
章稱何稱誰倣此

二章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惜莫懲嗟

三章

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

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氏祗也旁紐作氏為國之根一重也執國之平二重也四方所藉以為維三重也天子所倚以為毗四重也下民視之以為明五重也尹氏可謂重臣而天職如此不宜使斯人居尊官當是尹氏以六官司空之職兼三公大師之任故曰不宜空我師愬之于天不欲斥言也下章稱天倣此

四章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

呼尹氏為君子尊之辭也戒小人勿得欺尹氏憐之辭也下章稱君子倣此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

用平則已無近小人無使姻亞為膺仕有此二者則不平也曉之辭也

五章

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訟訟也當是尹氏不平羣臣多爭卒章亦及訟
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爾如能止則彼鞠訟之心自息爾如能平則彼惡怒
之氣自去勸之辭大率此詩詆之多言不平曉之多
言夷

六章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
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亂與月俱生言有增也爾秉政而不自為政言為交
爭者所爭所以政多門而民受弊也

七章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當是小人銜王命乘使車言封疆之蹙如此小人安
能遠騁但擾自境之內爾

八章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齟矣

方盛怒俄相歡小人之常態也

九章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皆因尹氏不平故小人交爭我王不寧小人之罪奚
逃不革其心而反怨其正當是有規正者重憎怨也
亦小人常態也

十章

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不敢戲言而顯言作誦者以告于王也盡為王道其致訟之故皆因尹氏不平也化尹氏之心反不平以為平則可畜天下之衆不然愈盛民將散而無與為國也

聞音曰山所旃切巖魚坎切猗於何切嘉居何切
氐都黎切信斯人切仕鉏里切子獎里切殆養
里切傭敕龍切訥許容切屆居氣切闕睦桂切
天鐵因切定唐丁切生桑經切姓桑經切疇市

由切正諸盈切誦疾容切邦土工切邦本音外
又卜工切瞻彼洛矣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
萬年保其家邦與此同又披耕切桓綏萬邦屢
豐年補因切凡見詩者如此他所不舉

聞跡曰南山韓氏吾聞京城南茲惟羣山園即是
此山左氏惟言節無南山字

聞人曰家父見魯桓八年桓王也十五年莊王也
舊說刺幽王自幽王之死至是七十五年尚能

為王出使求車刺幽王之詩皆老臣之辭則約百餘歲矣故此未必刺幽王也

總聞曰尹氏之不平罪本在于王而不指歸王小人之鞠誣罪本在于尹氏而不深言尹氏家父盖忠慤而恕厚者也度尹氏亦無大惡但居位而不舉職無公言直道而不控制小人就其上而班之胡廣趙戒之流也

正月

一章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當是賢者避患去國其道所懷與所遇所見者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
憂以瘁

小心故懷憂致病

二章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所遇不在先不在後適與我相當何為于此時而生

我致此病也與我生不辰同意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事太過則招侮言多畏則易陵也

三章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
何從祿

所憂本在無祿今無辜及其身又及其臣僕如此將
何地而從祿乎言此祿不可從當他求也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所見烏一也此烏止誰屋也言未有所歸

四章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所見中林二也言欲樵採以自給也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方危為憂所亂視天瞶惑若不堪用者苟定則何人不勝任言皆可用也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愬之于天也何人可憎願明指也今皆危與所憎同受苦所以願明指也

五章

謂山盖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山高者也岡陵卑者也今見山以為岡陵為憂所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召耆宿問占夢猶是視天夢夢餘意盖憂思之中惶

惑妄見占何為何祥也所問者皆言其通曉乃不知
烏孰為雌雄猶是瞻烏餘意尚不知雌雄安知所當
止也言卜者不能決疑

六章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
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天高而以為低故曲脊地厚而以為薄故累足亦為
憂所亂也以為不然則為此號發此言如耳有輪如

背有脊又較然也言為憂所亂之極也

七章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

所見阪田苑特三也特特生之木也欲依阪田特木
以自給也

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
不我力

天動我心如我不能任事者王初求惟恐不得以我

為能也既得我不以我為能我亦自疑我非不能至此而若不能者蓋天動我心不使任其事可以免其難也

八章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

正正月也此詩皆此月之事三陽之月奚為寒之厲如此甚也以天時推人事深可憂也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當是幽王以後事故舉已往以比後來或以火方熾
豈有可滅之理識者推觀前覆褒姒能覆宗周言雖
盛易滅也

九章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所遇陰雨四也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車既載且行遇雨方知遺輔車之器亦為憂所亂也

既墮所載未能遽行願伯助我脩敗車涉淖塗伯當
是伯兄同行者也言隻力不能獨辦也

十章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屨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
是不意

無遺其輔用益其輻屨顧其僕而言不可墮所載也
此戒僕之辭也我為憂所亂雖踰險曾不以為意
言意不在車也

十一章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所見池魚五也當是初居有此因有感也魚在沼為人所豢雖潛不能逃也言我豈可受彼祿也

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十二章

彼有旨酒又有佳殽洽比其鄰止昏姻孔云念我獨兮
憂心殷殷

當是就田野為居廬頗有比鄰之樂而其憂終不能釋也

十三章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楸哥矣
富人哀此惇獨

當是其鄰稍厚可以相依也仳仳之屋蔌蔌之穀皆其鄰所資也但恐斯人無祿為妖者並出而楸喪之
富人尚可我惇獨將如之何也此當是老而無子者

兩言念我獨一言哀此獨與伯兄同行可見其獨也
聞音曰京居良切瘡勇主切後下五切口孔五切
夢彌登切勝書蒸切雄于陵切局訖力切厲力
藥切輔扶兩切予演女切輻筆力切意乙力切
昭之若切椽都木切吳氏以聲叶云未詳鄰連
上去昏連下句則叶故古之音律雖不可盡聞
亦在詳推也

總聞曰一詩及憂者八而言憂之狀者又不一也所謂

小心良是心最小者憂最深

十月之交

一章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是月必朔望日月俱食所以謂之甚醜見下左氏童
謠其九月十月之交杜氏晦朔交會也又丙子旦日
在尾月在箕杜氏日月合朔于尾月行遲故至旦而
過在箕此交殆類此時按經是年九月戊申朔日有

食此朔當是戊寅小盡當是丁丑併載于此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二章

日月告凶有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
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日食之變甚大于月食所以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
月食固為常一月而兩食則為異變于何不臧一何
不善也孔氏良是

三章

煜煜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雷收水涸皆八月中氣而中月電震川沸大異

四章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
維趣馬檮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皇氏番氏家氏仲氏聚氏蹶氏檮氏凡七族皆因豔

妻而處位也七族之中皇父為最盛下云抑此皇父又云皇父孔聖自此而下皆皇父作向之事也

五章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此督民作都于向怨之辭也汝豈不知是農時而何為使我興作又不就我相謀而徹我屋荒我田皇父以為非害汝也禮當然也言不引愆反飾非也

六章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愆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擇三事之多藏羣臣之有車馬者以向為歸此殆類
郿塢也

七章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囁囁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八章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
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止我友自逸

此不與皇父同惡而為所苦者也此人當是向人而
督向事故自征向之下即言黽勉從事不敢告勞又
言悠悠我里亦孔之痲當是此役督迫甚急切責亦
重同黨不肯當之而異已者承之也故多言我獨也
聞音曰卯莫後切哀於希切行戶郎切令盧經切

臧才浪切王于放切吳氏以鄭國氏之三卿信
維多藏之人又在位之人皆去無留衛王藏王
皆為平聲雖仄聲亦是平意不必以為未詳天
鐵因切痿呼罪切徹直質切馬滿補切謀謨桮
切萊陵之切矣於姬切

聞訓曰徹通也言其命不通也自恨之辭

聞句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舊一句今分為二句
聞跡曰向邑名在河內軹縣

總聞曰其言如此危憤猶有望于遺老守王大率賢者
責君終淺愛君終深與後世許君惡以賣己名者異也
雨無正

一章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尋詩皆無雨無正之文亦無雨無正之意他詩不見
此比歐陽氏亦嘗疑之以為古人于詩多不命題而
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今

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而不言其所以然據詩周宗旣滅鄭王厲王流彘之時考詩正大夫離居言不從王者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友莫肯朝夕言雖從王而不以君事王者也在鎬無君在彘有君與無君同兩地皆無正可宗也雨恐當作兩字之轉雨兩字全相類古雨作兩兩亦作兩易差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二章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莫知王失所之勞言不從王者也憤之辭也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庶幾因事為善而反出令為惡無保君免難之心有

挾君肆惡之志憤之辭也

三章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

告以有法之善言不以為信今則流離何所底止傷
之辭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責凡從王者之辭也各自敬爾身而已何為更不畏
王不畏王是不畏天也憤之辭也

四章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慘慘日瘁

責凡不從王者之辭也君避兵而奔所謂戎成君逃
難而餓所謂饑成小臣懷憂至病而大臣曾無攘賊
輸餽者憤之辭也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莫肯用訊者無肯用王告難之訊也有隨已者則答
之凡言王不可迎者也有毀已者則退之凡言王不

可不迎者也

五章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

此監謗之流弊今王自當之商鞅歎為法之弊至此
雖悔何及也

六章

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責為王將命告難之辭也凡往圖事者如此之急且危或言不可使者天子必責其交私謂其相護避危事也或言可使者朋友又受其移怨謂其見推涉危道也大率無奮志捐軀之士寧以不可使得罪于天子而不願可使得薦于朋友也

七章

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

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責不赴王之辭也曰予未有室家以室家為拒人之辭也無言不稱疾以疾為欺人之辭也言必得妻奉疾而後可行也勸者不堪其意而詰之爾往昔避亂離都之時何嘗有妻事汝言無妻云久不獨今日也安得以此拒我為辭

聞音曰國越逼切夜弋灼切今北人猶有此聲夕祥龠切信斯人切天鐵因切訊息罪切出尺遂

切殆養里切子獎禮切友羽軌切家古胡切血
虛屈切說文湍恤皆以血得聲易女承筐不實
士刲羊無血

聞訓曰淪胥水回復貌詩多言此毛氏淪率也胥
相也言牽率相引也大費意集韻淪沒也胥長
也皆言水狀不能快流也下云無淪胥以敗此
必是方言但今不曉

聞字曰鼠當作癩病也與正月癩病同集韻通作鼠

總聞曰厲王出奔彘歲在己未死于彘歲在癸酉凡十五年居正位之君在彘行君事之臣在鎬不可三月無君而十五年曾無一人唱反正之謀舉勤王之師者雖厲王不君然命義天下共主也以正律之當會同諸侯誅戮羣小奉厲王于西都周召二伯左右為之弼諧既不能然儲賢嗣以待將來雖不為無功于周然終非萬世之正也此詩聖人所以存之君臣之際有考焉

小旻

一章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當是有大旻又有小旻亦如有大明又有小明大旻
今不存毛氏列于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故曰小旻
謂其辭比前稍約也識者更詳

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
孔之叩

此詩多及謀猶當時與圖事者君子之言不用小人

之言是從故君子為憂集韻猷通作猶

二章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胡底何所止也言必至于亂也鄭氏良是

三章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龜猶厭其不誠不以告之而況于人亦不以告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
謀是用不得于道

雖謀夫孔多皆適言也如深坐而不出則行路之實
語不得而聞之言不廣詢外議止聽側言也

四章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適言是聽維適
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凡適言皆非先民之程大猷之經也如築室臨路必

與路之附近者相謀則審勢取材就近而得實今築室于道而定謀于室何由工徒可散而功役可成乎大率工散則功成俗語畢功謂之放散亦言不廣詢外議止聽側言也後稱廣謀雜聽者多以築室于道為辭故曰作舍道旁三年不成尋詩正以聽言狹而不廣近而不遠為憂不如後世所衍之意此類誤引經者亦多

五章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指或謀或肅或艾如
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靡止言流落也靡盬言薄惡也然不為無人在審擇
之鄭氏有通聖有不能者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有恭
肅者有治理者上下兼貫五事而以否間則不能是
五者也如此則語差而道斷而整可以為法

六章

不敢暴虎不敢憑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

前三如曉之辭後兩如戒之辭也當是此詩之作遇水感情末兩章皆指水興辭泉當流不可淪胥淪胥回復也不流則敗言人情不可塞也虎當畏不可搏河當濟不可陵搏虎陵河未有不貽害者言人情不可忽也淵不可臨而深者愈不可臨冰不可履而薄者愈不可履皆言人情不可忽也尋詩所以謀臧者不從而違謀不臧者覆用而依皆怙尊忽衆之過也

此詩正中其病

聞音曰用餘封切哀於希切底都黎切猶余救切
集疾就切咎正九切道徒厚切聽他經切否補
美切𦔻火吳切謀魚胡切艾魚氣切敗蒲昧切
他湯河切淵一均切

總聞曰暴虎憑河臨深履水四者皆危事亦皆北俗北
俗強健河東有一種打虎社大率平地日中則虎瞽此
時多伏則驚起以搏之孟子所謂馮婦者也大叔于田

袒裼暴虎獻于公所亦飾言也打虎社自有虎衣虎器
又有獅子筒以竹木為之呼吸作聲則虎驚此暴虎也
河壩奔徙無常有平地高陸忽為深河有衝波巨浪忽
為大野人認水聲知之有車乘馬牛臨河忽沒者此憑
河也河深冬北風則冰亦有厚薄堅脆大率驟冰者多
不常連冰者多可保人多循狐跡而渡相傳狐能聽冰
下水聲擇無聲處乃行亦有為所誤此履冰也書若蹈
虎尾涉于春冰最善下語虎以尾為威之節人旁觀其

尾緊緩高低展縮及左右輒知其所趣南人亦能識之
纔立春正月節雖風雪苦寒亦不可度北人謂之巢水
以是推之則詩人所謂戰戰兢兢當時親經歷者也

小宛

一章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說與小旻同以大小別繁簡也大明小明可見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當是見後嗣不肖而思其先也二人考妣也恐是見
幽王褒后思宣王宣后

二章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
命不又

人即所念之人也其先飲酒如此其後乃飲酒如此
憂天命不復再來言將亡也

三章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因采菽有見螟蛉蜾蠃興感言其子不似其父也異類誨他種猶相肖而胞胎子息乃不肖也

四章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又見脊令興感言兄弟不相親愛日邁月征而奔走

無定也

五章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

又見桑扈興感言彼尚有粟可啄我不唯無之又恐
墮刑持粟求卜問如何可以遠害皆兄弟之間憂疑
之情也持粟求卜有田里之狀采菽亦有田野之態
當是王之兄弟家窮財薄如此故曰填寡

六章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守善畏事之人憂惴如此言其上沉酗而不可測也故以酒起辭當是王之兄弟被苦懼禍而不安者如言先人所生所感之興皆父子兄弟間事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富筆力切又夷益切采此禮切負薄猥切

聞事曰鳩深春則新雛能飛宛小也雛之新也菽
初茁可茹當是春時作此

聞人曰毛氏二人為文武語意似不爾各為君臣
亦恐不爾

總聞曰考為宣王妣不知誰氏見幽王而思其考見褒
姒而思其妣所謂各敬爾儀各者謂幽王褒姒也一為
君一為后故下云天命不又卒之幽王殺而褒姒虜不
又之證作者蓋有所見也

小弁

一章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

說亦與小旻同下章言宛柳鳴蜩當是夏時作此

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
如之何

二章

蹶蹶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

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大率憂思多頭目昏瞶此疾首與伯兮首疾同意

三章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古人所居必植桑植梓定之方中可見此殆是祖業也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
辰安在

毛在外謂毛髮之屬裏在內謂骨血之屬皆父母所
生也今我亦受父母之髮亦受父母之骨血何氏莫
不穀我獨于罹也所生之日安在恐是其日其時不
吉也猶今說命年月日時以支干納音推凶吉

四章

莞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
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舟當以人駕御任其自流將何所止此心蕩漾無繩

緯憂思之心多然

五章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雖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木壞則枝枯無所覆庇其身言孤苦也故言寧莫之知園有桃所謂其誰知之也

六章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七章

君子信讒如或醺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析薪柅矣舍彼有罪予之他矣

八章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此詩每章皆因物有感一章飛鷺二章茂草三章桑

梓四章苑柳鳴蜩萑葦舟流五章奔鹿雉雉壞木六
章投兔死人七章伐木析薪八章山泉梁笥有懷在
心凡觸目皆傷感也

聞音曰斯先齊切提是移切道徒厚切草此考切
醕當口切老魯吼切梓獎禮切母滿罪切在此
禮切屈居氣切伎其宜切雌于西切先君留切
醕承况切杔湯何切山所旃切笥舉后切後候
口切

聞物曰椅杌毛氏以為伐木椅其巔析薪隨其理
其說固然然不必如此椅杌屬杌棠棣屬皆木
名也又鄭氏鹿奔其勢宜疾而足反舒留其羣
也嘗見襄郢間走鹿屢駐足回顧舊說甚善投
兔之說恐未然嘗見關陝間鹿麋或為鷹犬所
逐反投于人安得不爭先收護也人在旁鷹犬
自止

總聞曰司馬氏幽王娶申后生宜臼又悅褒姒生伯服

廢申立褒而放宜曰宜曰平王也故太子之傳有此辭
尋詩蓋士大夫之在下位者被讒懼罪其所感之物鳥
獸草木山水以至舟楫薪蒸梁笱皆民間所見所用者
末章與谷風民婦怨民夫之辭全同言已不能保物于
何有當是君既不察親又不救末章有自訣之意也

巧言

一章

悠悠昊天

第五章始有巧言之文于詩罕見識者更詳

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當是以讒獲罪于父母故曰已威又曰泰憮已泰皆甚也父當是幽王母當是褒后此辭似是平王也

二章

亂之初生僭始既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指父母也方亂初生僭者頗蓄之及亂又生讒者即信之矣然讒回心怒彼而福此辭立消也曉之辭也

三章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餓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不安其所止不服其所共惟為讒以病上而已信者以為我之益而不知為我之病曉之辭也

四章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

寢廟文武之廟也大猷文武之猷也言文武之業將
墜也他人之心蓋廢嫡立庶也此亦易度但兔自恃
其狡不知其有犬也言有不堪而俟變者也似是申
侯四章七言亂子得罪于父母未遽至此蓋其時已
醞釀申侯犬戎之事也

五章

往柔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柔木讒人之狀也其君以為可倚而不知行路皆能數其心言淺謀而機露也故廢宜曰立伯服未幾而生變蓋姦謀久露衆謀漸集經世廢立在甲子殺立
在庚午首尾七年

六章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廼爾
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此必其人居河之側也無拳勇之才有微腫之疾雖
其謀甚多而其徒無幾其為人所鄙賤如此所謂衆
怒難犯專欲難成者知其無能為也似是號石父之
流

聞音曰且七余切憮火吳切威紆胃切盟謨郎切
共居容切度待洛切獲黃郭切樹上主切數所

主切口去厚切厚狠口切階居奚切幾居希切
總聞曰平王雖非令主然亦非下流故文侯之命聖人
存之觀其辭足以動人似是唐文宗之倫故國人銜切
幽王而傷憫平王其後驪山之變即申立平以奉周祀
何人斯

一章

彼何人斯

此必前詩居河之麋者皆曰彼何人斯鄙惡之辭而

此詩又甚造諧者當是近水而居所謂河麋是也被
諧者亦當近水而居所謂我梁是也梁橋也

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暴為暴公恐止知前詩亂是用暴之暴此當是
過其門之梁不入而遂去被諧居家者所以疑也

二章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
云不我可

過門者當是兩人始末之辭有異始以為可末以為不可大率此反覆之人也惟自知反覆所以難相見懼詰之窮也咥弔也當是得譴居家

三章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

當是過門留語而去陳所陳之梁也與前梁同

四章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大率彼人以此人懷憂生疑故愈設辭以亂其神欲使不安而自投于禍也惟其造謀如此所以愈難相見懼察之露也

五章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謂行之安又不暇止宿謂行之亟又方暇脂車但造陰謀設暗機欲害我而不一過我爾

六章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猶有望于回而入門也當是寄語彼人還而入則我心寬還而不入則女謀不可測也二章俱望其一來而此章尤切冀其來以安其心憂疑之甚也

七章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
詛爾斯

此所謂二人從行也二人一壎一篪如索之貫而不
解言二人相密如此也安知我心之憂疑不免以詛
告神言欲此釁不成非他辭也蓋慮其人之知愈肆
毒也

八章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
極反側

汝若真鬼蜮則不得相見汝亦人爾雖懷慚不見我
然同居近河相見安有窮時言終必相見也我不安
之情至此亦極言汝可以已也物極必變蓋又恐動
之辭

聞音曰艱居銀切禍胡果切天鐵因切風浮惜切
南尼心切舍商居切易余友切祗祈友切斯先

齊切蜮越逼切側莊力切

聞物曰鬼鬼車也蜮水弩也二物害人皆不可見
三物犬豕雞也左氏鄭伯使卒出玃行出犬雞
以詛射穎考叔者

聞事曰鄭氏詛謂祝之使沮敗也禮有詛祝形載
辭後世轉為陰邪之事非古

聞人曰皆偶然為此春秋魯文公八年公子遂會
雒戎盟于暴十年及蘓子盟于女栗二年及二

地相去甚密又偶見維暴之云蓋人所言也遂相孚合而為辭毛氏又見魯成十一年魯邵至與周劉子爭溫為王官之邑則併與暴同為畿內國名而杜氏專經乃以為鄭地也以此示博而不知後之識者亦有以審也

總聞曰當是朝臣與太子相連者既陷太子將及其徒所以憂疑也造釁之人亦當是不足比數者巧言末章固有鄙賤之辭此詩尤甚方讒遂譖行雖可鄙不無可

畏爾

卷伯

一章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尋詩當為寺人所讒而被刑如司馬遷者也識者更

詳

彼諧人者亦已大甚

二章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諧人者誰適與謀

貝文爛斑似錦而非錦箕星排比似箕而非箕言初
無是事強造成也

三章

緝緝翩翩謀欲諧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四章

捷捷幡幡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諧人者多為所窺不以為可信或有所遷怒而反被

害者勸其勿好諧也

五章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

諧者非獨一人必有其徒也二章皆言誰適與謀

六章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言豺虎亦惡之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言夷狄亦惡之也投畀有昊天無所不容也宜其受之乃亦棄之于楊園之道楊園郊野之地墳塚所在也甚憤怨之辭

七章

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猗美盛畝丘禾田也今田猶稱若干畝若干丘當是憂時作此

聞音曰甚食荏切謀模枉切翩批賓切信斯人切
幡芬邇切天鐵因切者掌與切謀滿補切者謀
相叶移取彼諧人一句則不必掌與滿補可也
丘祛奇切未以之叶詩

聞句曰移第六章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
三句入第五章移第七章楊園之道一句入第
六章韻叶且意多

聞人曰寺人之長者故曰孟其題亦曰伯

聞跡曰楊園白楊之園也塚墓多植白楊陶氏荒
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古人挽歌多以白楊為
辭

總聞曰勞人猶言為埽除之役在闡茸之中當是此人
執役永巷之間故曰巷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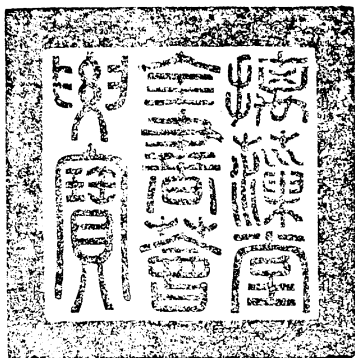
詩總聞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一頁前七行新棲未定原本新棲
訛棲新今改

卷十二第五頁後四行罪本在於尹氏原本本訛
不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七行書若蹈虎尾改書經蹈作履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孟錫山